

放飞, 手心里的达州(组章)



胡有琪

莲花湖的早晨

在一朵莲花的慧眼里,达州醒来。
它迫不及待地怀里掏出一声鸟鸣,溅一湖波光。
顿时,霞光破壳,抖掉一身的水珠,风姿翩跹,翩翩起舞,染一天的红,一天的晕,一天的羞。
莲花湖的手心里,一枚红日涅槃,浴火重生。
此时美好。
有垂柳轻拂着湖水,扫去昨夜的梦魇,露出心底的纯洁,一片澄澈。
有三两雀鸟邀约,一起读书。那清脆的声音,让莲花湖忍不住一脸微笑,偶尔还拍掌鼓励,有湖水层层荡漾。
有风,蹑手蹑脚的行走,怕一不小心,惊了一本书的好事。一些正在谈恋爱的诗句受到惊吓,掉入草丛的露珠上,莫明其妙的怀孕。

而四面青山纷纷伸出树的手掌,在做早操,健身。
树叶却吐出调皮的舌头,笑那个不解风情,只知行云流水打太极的老人,把岁月镀上一层金,不老。
此时的莲花湖在一首诗中,清新,静如止水。
此时的达州在一本书中,字字开悟,读出一轮又一轮太阳,振翅而飞。
此时,莲花湖还在慈眉善目地喊我:嗨,你早!

登凤凰山

那山的高度就不说了,那山的俊秀同样不说。
凤凰山,在达州人的心里,位置是无与伦比的,就是人间天堂。

一说元九登高,达城空巷,万头点香朝拜。硬是把人间的忙碌和烦恼都抛于脑后。硬是把世人眼中的功名与利禄都踏在脚下。

硬是把一座普通的山捧成凤凰盘舞的灵山圣地。
此时,名人和普通人流的都是一样的汗,都是登山者,不到凤凰山非好汉。
那热闹,连一向心静的莲花湖也脱下了素装,眼为之红。

那平日吆三喝四的酒楼,顿时无光,成了被人抛弃的怨妇,酒为之凉。
那平日滔滔不绝的州河冷了场子,只好收起铺盖,悄无声息的扭头而去,音消云散。
此时,达州风景不再是风景。凤凰山是唯一的风景。

达州的人民公园、滨河公园、鹿鼎寨公园、莲湖湿地公园、滨水公园、西圣寺公园、大寨子公园等等,也不再是乐园。凤凰山才是达州人的乐园。

此时,平时互不往来的天南地北达州人,都在同一条路上,同一个心思,向上,向上,还是向上。

有这么多人捧着,抬着,凤凰山无形之中,就矗立在达州人的神龛上,结印成佛。真佛山,也为之一拜,口诵真言。
那风,一吹到凤凰山,顿时化为绕指柔,呢喃。

那雨,一听到登山者的足音,顿时缩回脖子,化为鸟飞。
此时吉祥,风雨不侵的凤凰山走了出来,伸手,为登山者一一摩顶,祝福。

有一首诗,恰到好处,大声朗诵。
元稹也心有灵犀,从大唐及时穿越而回,顾盼,求证这达州是不是他的通州?
此时幸福恍然,恍然大悟,千年不过一炷香,诗歌传承还在凤凰山。

元九登高,人人登高。
元九登高,人人都在一首诗里,声情并茂。

凤凰山证明,达州人真的是倍儿棒,男女老幼人人临顶喊雄起。一不小心,就化作一只凤凰一飞冲天。

龙爪塔

龙鳞已解甲归田,化云为霞。
只有一颗龙胆还不服气,仍右手托天,左手撑地,雄视达州。

久而久之,龙爪入地三尺,龙骨却挺立如塔,一峰孤耸,峭立江边。

头如笋,拱破凤凰山的封锁,长出一身塔角峥嵘。

脚如龙舒爪,直捣龙穴,抓出龙爪深潭,碧波荡漾沉月魄。

一声龙啸,笑傲江湖。顿时风云际会,风水来朝。一睁眼,千顷良田为友,十里州河绕道。

自一塔雄峙盖地宝,有凤自东来,有凤从南来。

凤凰来仪,引起腾蛟起凤,起凤腾蛟。山水酿成酒一杯,西外举杯大笑。

悠悠风自柔,绕塔。
云来敲钟,却甚是大气庄重,敲出宝塔白墙黑檐,铃铛脆响。

古树相拱,灵气相卫,塔镇河妖,邪魔自消。
大寨子公园停足,袖手作辑,彬彬有礼。

滨河公园银杏落叶,铺黄金路,频频弯腰。

龙爪塔却自登高,临云下瞰,看达州儿郎,金戈铁马出川,从此多娇。

有诗刻碑:好,好一座龙爪塔,一身正气观潮。

梦中的龙头桥

□亚雄

己亥之年,春夏之交。我驱车沿大竹县竹石公路行驶约30分钟,和家成兄长回到了他47年前下乡当知青的地方——清水乡龙头桥。

令人欣慰的是,过去泥泞的羊肠小道已被一条水泥道路取代了。然而,夕阳西下的时刻,当我们抵达龙头村时,非常遗憾的是,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记忆。巨大的忧伤瞬间笼罩我的心头。

今天的龙头桥依旧朴实敦厚,默默地横跨两岸,默默地等待着归人。龙王井已被保护起来了,井水依旧汨汨流出,清冽甘甜;黄葛树依旧枝繁叶茂,但已饱经沧桑。

这里曾经热闹过。月亮屋啊,公社社员大会、知青点联欢晚会曾在这里上演。我也曾经在这地坝上,以簸箕为床,在你坚实的土地上,仰望头顶上方的星空……而今天,房屋倾圮,杂草丛生,人去楼空。过去人烟稠密的村落早已化为一堆废墟,昔日的父老乡亲啊,我少年时的知青玩伴啊,你人在何处?家成兄当年得以栖身的住房,那间不足20平米的土坯房,曾经贮满了我童年欢乐的殿堂,也因岁月不居,年久失修而早已坍塌,湮没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之中了。

往事历历在目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。那年我11岁,是一个暑假,趁着假期,我随家成兄第一次来到了他下乡的地方。这儿有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龙头桥。在群山环抱的一片丘陵之中,只见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沿着荒凉的田垄从远山蜿蜒而来。在一棵黄葛树下,有一座建于清代的石墩桥横跨小溪的两岸,把附近的村民紧紧相连。这就是龙头桥。据老人们传说,此桥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。推算起来也就是1816年。此处还有一口古井,也有一个动听的名字,叫做龙王井。令人稀奇的是,龙王井四时清冽,旱涝不竭,哺育着周遭的乡民。

龙头桥是欢乐的。春天来了,百花盛开,村民们在这里担水、煮饭;秋天,正是稻谷金黄的时候,妇女们在这里淘米、洗衣。最有趣的是夏天,孩子们在这里洗澡、摸鱼、捉螃蟹;来来往往的过客在参天的大树下歇一会儿凉,聊一阵子天,抽一袋旱烟,说说笑笑着离去了。而夜晚,蛐蛐儿叫唤着,呼朋引伴地出来唱歌;小蝌蚪长大了,变成青蛙,也蹦蹦跳跳出来捉虫子。曾记起,在每一个月亮

升起的晚上,知青们带着手电筒、提着大大的编织袋,沿小溪踏月而行。或逆流而上,或顺流而下捉青蛙。在饥饿的年代里,这是最好的肉食品。有一个晚上,我照例被要求在屋里剥大蒜。那天晚上,月华如水,星月斗转,更深夜半,虫声唧唧。因为犯困,少年的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当知青们踏月凯旋归来的时候,门紧锁着。叫人人不应,叫门门不开。他们拿一根长长的竹竿,搭一张人字步梯,掀开屋顶瓦背,使劲地敲打床沿,这才惊醒了熟睡中的少年。

龙头桥是忧伤的。冬天到了,山寒了,水瘦了,田野无精打彩的。而最可怕的是夜晚,当暮色从远处的华蓥山脉开始倾泻下来,逐渐笼罩田野时;当乡亲们家里的炊烟袅袅地升起,煤油灯在餐桌上明明灭灭时;当风儿呼呼地刮过原野,猛烈地敲打着简陋的窗棂时,无助无奈的心灵,不禁打了一个寒颤,有一个词会霎时浸入你的骨髓,叫做“万籁俱寂”。

我还记得,当时有一首颇为抒情的歌儿在知青点上广为流传:“亲爱的阿哥哟,收到你的来信,我的那个心儿哟,久久不能平静……”面对冷锅冷灶,面对不知道的未来命运,面对天各一方的姑娘,如果哪一个知青哼起这首歌的旋律时,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,霎时如一朵不知名的山间小花,便会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随风飘散、凋零。至今,我们仍然不知道它的词曲作者。这首歌曲的名字后来被叫做《知青情书》,更奇的是竟然有人

把演唱本放在网络上。我想,正如冯小刚导演的电影《芳华》一样吧,这首歌也是一个年代的记忆,只是已经很少有人会唱它了。

当曾经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响起时,我的心一阵紧似一阵。那些早已淡忘的文字,如泣如诉,直击心底;那些手握镰刀锄头迎着夕阳站立在田坎村头眺望远方的小伙姑娘,你们的背影是如此令人忧伤。此刻啊,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谁说有情人终成眷属,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,有多少有情人劳燕分飞,从此天涯孤旅。然而,唯有家成兄是一个例外。他在龙头桥收获了爱情。一位漂亮的女知青被他死缠烂打地追到了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结婚,有了一个儿子。正像所有美好的童话故事结尾一样,现在他们早已是儿孙绕膝,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今天,我再次来到了龙头桥。
这是我梦中的龙头桥,我曾在你的流水中洗澡、抓鱼。

这是我梦中的龙王井,我曾饮你清冽甘甜的水。

这是我梦中的黄葛树,我曾在你的浓荫下嬉戏、酣眠。

流水已带走光阴的故事,纵然是桥在井在黄葛树在,而今物是人非事事休,真是个欲语泪先流。且留下一张照片吧,不为别的,只为纪念一去不复返的蹉跎岁月。

龙头桥归来,兄弟俩大醉。
那晚,龙头桥,走进了我的梦中……